



類函 五五



百十五
五設官
百十六
五設官

4加3
427
55



4 3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由諸君
悼君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資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功曹 錄事參軍 司理

中正 附 上計 判官 附 孝廉 吏目 附

增 知州

督郵一

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

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

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宴飲臨饗禮

畢歙教曰西部督郵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

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服

造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服

肱以直從曲臣憚敢再拜奉觥歙慚不知所言門下掾

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無受觥歙

曰實歙之罪也敬受觥慚免冠謝遂不宴而罷

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督郵

今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唐以後
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之

督郵二

原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
歸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
其罪幸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太守奇其對
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
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無備惟所施用遂召上
問甚奇其對
太守奇其對
從署督郵
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
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
霸已去遣吏泰記陳罪復還印綬去
漢記云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
太守奇其才

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
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閭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
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
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
也

褚禧稱史

陳留書史與太守褚禧兼部督
漢書云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

之誅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狼當道不宜復問也文曰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詐誣豈不復問也文曰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人仰頭而對也
御史貸罪東觀漢記云光

武東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

其園陵樹葉皆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持
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持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答以罪在督郵
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設官部

書云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
 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
 也 為視聽受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中封調還府不
 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 政舉大綱云
 郵受任中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政 明政化之本
 意為會稽大綱對太守曰夫千里立 政 明政化之本
 但當舉大綱對太守曰夫千里立 政 明政化之本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郡為督郵亭長有受雞
 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
 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內且闊遠鍾離意別傳云太守其賢之遂任以縣事
 鍾離不冠 中鍾離意別傳云太守其賢之遂任以縣事
 至賜醫 文公不受一食 謝承後漢書云聞入統字文
 藥也 則負擔卧則無被連膚皮 馬融無留事 序云融長笛賦
 以自覆不受人一食之饋 孟博賊直六十 先汝南
 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孟博賊直六十 先汝南

傳云范滂被誥受賍滂曰為北部 號曰軺車 謝承後
 督郵有記囊若為賍直六十耳 陳頽獲隱匿 王隱晉書曰
 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 陳頽獲隱匿 王隱晉書曰
 車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
 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功曹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
 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李頽為
 鄉曲所棄中官以頽請資滂以非其人召資遷怒捶
 不歸怨乃指滂所答死滂謂之范黨乃止郡中人以下
 功曹子將正執機衡允濟風俗 歷代皆同 晉山濤為
 郡功曹後位至司徒 如墮於淵 歷代皆同 晉山濤為
 逼舉為功曹後位至司徒 如墮於淵 歷代皆同 晉山濤為
 功曹不聞杜府君 決錄曰孫晨 北齊諸州有功曹
 為功曹十月有蒙一束暮卧其中 北齊諸州有功曹
 設官部 功曹

叅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叅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叅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叅軍令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宋以後無

功曹

原為主吏漢書云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作朝右私前旨竊作朝右云云好人倫尚仁義尚仁義蜀志云

又東哲謝功曹私前旨竊作朝右云云好人倫尚仁義尚仁義蜀志云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與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沒南先

賢傳云王威為汝南委以郡事光贊本朝東觀漢

郡功曹政尚仁義委以郡事高士傳云法真恬靜

勤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高士傳云法真恬靜

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

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

相屈光贊本朝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

若欲吏之真將在北顯以三牒召以十命晉書曰

山之北南山之南矣顯以三牒召以十命晉書曰

吳達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亡備倩三年內成七墓十三

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為功曹顯以三牒召以十命晉書曰

雁之禮為功曹十命不請咸怒欲殺之業竟太守劉咸慕

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請咸怒欲殺之業竟太守劉咸慕

之釋陳蕃設榻樂巴入壁後漢書載徐穉傳云陳蕃

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禮請署功曹穉

去則懸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禮請署功曹穉

守躬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

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功

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

設官部

功曹

功曹

功曹

功曹

臧洪奇士

任旭真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

政教優超不由已出動任臧洪也

之晉書云任旭臨海人郡將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

送秀歎曰任功曹真人也

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

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一宗資主諾

邦內所畏

坐嘯太守成晉亦委功曹岑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璠但坐嘯

進賢才李壽詳謝承後漢書

佩刀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寶憲封冠軍侯就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

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

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文

關得罪太守倖免又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

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

捕矯稱者永

由是知名

謝譚舉乃得人

吳舉為會稽守

舉謝譚為功曹

苟非三語之才則泰六聯之首

不撓之節

當職割斷

改操飭行

南

也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

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時志激中夜長嘆府君朝問昨

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吏上朝時功曹吏顧翕被裘

聽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翕不敬勃率徹去翕而

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

設官部

先賢傳云王渙字稚子為太守陳龍功曹當職割斷不
 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顯名寵對曰
 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後漢
 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于
 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太守徐璆曰族豪俠去漢
 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令
 許子將見遂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令
 以單車歸里才識簡覈清濁異流後漢王常為汝
 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詳錄事參
 軍汝南先賢傳云范滂為郡功曹詳見後
 黃堂圖形明堂謝承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社
 去詩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
 德勅以丹書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邵氏家傳邵疇為
 會稽功曹詔郡馮勤高能岑陞高才為太守馮勤初
 縣圖形明堂稱期從先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功曹有高能稱期從先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山松後漢書曰岑陞有高才郭林宗公叔等皆為友
 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高名請為功
 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陞高名請為功

曹

幼陵公正

子陵清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

第五頓字子陵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

謝承後漢書周

不義掃迹

姦吏引去

後漢書范滂

資聞其名請署功

姦吏引去

傳云太守宗

行違孝弟不軌仁

節抽拔幽陋魏志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必以禮郡命為功

太守善用士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名太守善用士

善名太守善用士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府君貴其

孫紹廊廟才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庾袞非常士

稱紹有廊廟才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後漢書云成瑨為功

穎川太守徵為功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而曰太守徵為功

徒行入郡將受下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取已車而寢處焉

太守知其不寢處

姦吏引去

姦吏引去

設官部

尚書百十五

功曹

陳

矯深相敬友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

友云云 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 昨日功曹今

為郡將 善則稱君惡則稱已 魏志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杜畿功曹畿遷

河東太守揖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 陳寔別傳

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

錄事參軍一

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 後漢王常字敬

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

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 又王隋

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為之

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

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

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之事 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

禮尊其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

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

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

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

設官部

增蓋頁

錄事參軍

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省言州建六曹參軍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錄事參軍欲改為司錄奉旨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參軍二

原徒勞

能任

白帖云梁竦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充通

經史時有太守郭頤辟為郡主簿吏舉王渙核舉為主簿羅含章益都太守陳能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為主簿羅含自江夏從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 三輔決錄云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

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一府也世說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史表叔穉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眾皆悚懼震脫有奄忽如前遂釋之表史乃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清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燧人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楫死清乃收斂楫其義遂為郡行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晉中興書曰 服三年乃還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易雄對賊 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如直初如使牽雄並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義仲交廣二州記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又黃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椽口出齒 叩頭流血 東觀漢記云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椽設官部 監領內卷一百十五 錄事參軍

郡將為賊所得為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
持不置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劔厲聲 舉觴辭墓 陳留者舊傳云戴斌為郡主簿
劔厲聲曰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慙車
被逮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
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山
泣辭母墓時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太守遭事當
送日南日南多瘴恐或不得便當長辭墳塋慙悲泣
再拜而去既行於 與好官 活平民 唐書云韋宙
道得赦擢乃還 府司錄參軍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丹政事卓然謂宰
相曰丹有子否因以宙對帝曰可與好官 宋史曰邵
華擢進士第遷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舍楊全知州
性得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置於
死獄已具華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
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後獲正盜導豐等
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華代還太宗謂曰爾能活
我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 留

綱米 撤相門 宋史曰洪皓宣和間為秀州司錄大水
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溼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
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蔬洪
佛子不可元史胡長孺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
有司強起之移建昌教授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程
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
孺亟命撤之道長 屬官得益友 同僚有詩人 宋史曰
之翰舉進士及第遷知翼城縣杜衍碎為永興司錄凡
吏治繼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
不復以小事屬甫甫嘗曰吾辭屬官得益友焉 合辭事
類曰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
不歸明如歸與濃垂崖且以詩留別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
山色不知如歸與濃垂崖且以詩留別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
吾不知因 殿最升降 誨律平亭 叔倫言類聚云唐戴
留而薦之 殿最升降 誨律平亭 叔倫言類聚云唐戴
參軍二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一以殿最升降則
人知勸執政重其言 又宋葉顥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設官部 又宋葉顥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錄事參軍

俗很而喜訟積年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顯原

情誦律必得平亭旁郡民間之有訴於漕臺者輒請屬

葉採用薦 **原** 劉祐買書具 包咸責綠樓 謝承後漢

仕郡為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

書具與之闔郡稱美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吳郡主

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綠樓探 在朝正

雀卯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以死贖命

色續漢書云王元任郡為主簿王莽末郡兵奔賊入汝陽城嘉

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賊入汝陽城嘉

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蔽以身捍之因呼賊曰卿曹皆

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 僚屬皆愧 侃為郡主簿云陶

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僚屬皆愧 侃為郡主簿云陶

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紀綱皆難之侃獨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此 僚屬皆愧 侃為郡主簿云陶

乃請行僚 稱韋主簿 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為郡主

屬皆愧之 薄楊彪稱曰韋主簿雖年少有

老成 趙偉甚器之 武陵先賢傳潘景為郡

之風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為吳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

奇之 郡主簿太守黃讜甚奇之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

韓稜字伯師為郡主簿太守黃讜甚奇之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

興患風恍惚稜常扶教令無譽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

贊云成子柳中人能達鳥聲為郡主簿與眾俱坐聞

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遣視信然

羸服齋金賂主章吏 謝承後漢書朱雋傳云雋為郡主

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問行輕齋數百金昭為郡主

師賂主章吏遂得刑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

降免而不知其由 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陽陶錄云侃

為郡主簿無時州遣從事按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

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陽陶錄云侃

記名中書 宋史云胡則字子正以進士起家再調憲州

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

尉監貢為卷一百十五

錄事參軍

旨太宗命記姓字中州縣近上曹官合辭事類曰政私
 豈乏人命記姓字中州縣近上曹官合辭事類曰政私
 上曹官近上曹官合辭事類曰政私
 嗣業徒州司馬詔為尚書未下欲即視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
 景佺謂之曰公雖為司馬尚欲未受命何亟亟於數日祿
 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尺制真偽司馬吏歌之即
 欲亂一府因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州司馬韓愈歌之
 曰錄事意與府通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云司錄諸曹
 州司馬折威風通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云司錄諸曹
 無敢間話京兆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云司錄諸曹
 喜言兵以廢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地最極邊
 恃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
 矣有地曰此非計也介乎五路兼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
 然後議所向焉故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軍
 形勢畫攻取之術乃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軍
 中不屈科改授東平錄事河朔重兵所在驕悍卒倚

恃外敵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端出入軍中條刺史
 假然不為屈雖大將不取以新進書生曰之嘗謂錄事
 失參軍任紹業曰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乎紹業出條
 所知失御史材也糾不法事唐書云閣軍嘗攝錄事
 一知日糾御史材也糾不法事唐書云閣軍嘗攝錄事
 事刺史以法數十以情求獄黃嘗字文聚云樓攻魏集
 錄事刺史以法數十以情求獄黃嘗字文聚云樓攻魏集
 死仲無告終任不情求獄黃嘗字文聚云樓攻魏集
 為衡李助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字舉之宋初
 辭時李助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字舉之宋初
 賞彈箏意適恒元閣下元間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
 箏與彈因歌秋風之意枳棘非鸞鳳所棲字帖云仇覽
 氣甚適以此大奇之枳棘非鸞鳳所棲字帖云仇覽
 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
 之道元頓首過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
 設官部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起謝曰枳棘非

鳳所棲乃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不當佐邑城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

王渙可謂得人 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禮崇**

六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

管轄外臺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原 糾職 禮周 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看儒書不如詣主簿 西涼簿 艾以書生善用

兵為西涼主簿東坡詩曰聖朝能令喜怒 珣為桓溫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為之謔曰髯 繆彤才幹 通詳

主簿郝超為參軍時人為之謔曰髯 繆彤才幹 通詳

參軍短主簿能令公怒 繆彤才幹 通詳

孫石 晉用孫楚參石 賢重楊陳 漢楊彪重主簿卓康

錄事參軍三 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增 詩唐杜甫送韋諷閬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

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

相憶 又送韋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

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 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

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

新子建尚參軍 明袁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

設官部 尚書省卷一百十五 錄事參軍 士

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
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
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叅軍夜飲
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
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
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唐李華河南府叅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叅
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蔑彌綸之謂
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叅軍有焉漢車騎將
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叅軍事

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
文王命孫楚叅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
則軍帥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
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叅軍為號若以漢晉
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叅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
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
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
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
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

以其人授焉 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擢主簿國朝省擢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懋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諸曹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

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厨財物廛市之事司戶參軍

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績李邵皆仕郡北為戶曹史邵官至司空

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

之事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

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原司兵參

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

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

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司法參

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

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家詣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置燕名府君但言時病
而已使收燕燕死燕有五子皆刺史太守又王昌亦
為郡決曹史又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三十年
用法平正郡內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
比之東海于公隋以後與功曹同法書佐太守蘇威欲
殺一囚固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唐掌律令定罪盜賊
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賊贖之事文獻通考曰宋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
法斷刑品同司戶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宋又
置司理參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
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
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進士及選人

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
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周司士參軍杜氏通典曰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
解宇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

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荀彧
也參丞相軍事孫楚參石苞軍事是
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參軍二人歷代

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
無常職有事則出使行參軍晉河間王顥以太宰輔

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唐惟王府有餘則無

諸曹參軍二

設官部

開監領函卷一百十五

諸曹參軍

左

原坐曹 趨府 獨不帖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日至
公事家亦望私恩扶之 為師友 善丹青 嚴詡為
頤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 又 作蠻語
晉顧凱之善於丹青與殷仲堪皆為參軍 又 作蠻語
云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娥隅躍清池桓
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 六曹 曹白帖云功曹倉曹戶
千軍那得不蠻語也 田曹 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
六司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田 司曹 司掾 司州 司勸 司農 司桑 司察
吏能否今宜 理曹 魏置理曹 補學士 擢臺郎
依舊制之 唐書云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作文 薛收卒乃召東虞
如鳴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共十八人 薛收卒乃召東虞
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通宿閣下 又云高宗
時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韋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
庫員 河東三絕 斗南一人 調蒲州司兵參軍時伯

戶章 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伯善屬辭時稱河東
三絕 又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同府參軍鄭崇
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
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歎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
如初每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卒相待 戒犯參軍
杖力爭三尺法 唐書云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
更相約曰犯徐君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中進士策
肆考云宋李承之守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中進士策
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始承之
力爭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承之公自為之
則已既三尺有司則矣 定悍軍 服黠盜 宋史云蕭振字
當循三尺之法矣 定悍軍 服黠盜 宋史云蕭振字
進士第調發州兵曹時盜賊所在猖獗卒揚言欲叛
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習武
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心守疑而罷之
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
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尺汝速死邪可急釋械當為汝
設官部 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邪可急釋械當為汝

言參拜謝而去 又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改袁州司
理參軍有盜點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
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明經授潤州
坐肆不屈 下堂而迎 唐書云路者感悟明經授潤州
隋怡然坐肆不為屈 韋夏卿法高其節 宋史云晁詠之
字以道以廢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時蘇軾守揚州詠之
補之俸州事以其詩文獻軾下堂挽而有才如此獨不令
一見邪乃具參軍禮入調軾云楊簡為紹興府司理行
才 納告身 委手版 宋史云楊簡為紹興府司理行
也 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
中 鞫平日簡曰吏過詎免今日實無罪必鞫之簡往事
法 某不取奉命帥大類聚云周敦頤調之爭愈力常平使
者 朱熹薦之不當死類聚云周敦頤調之爭愈力常平使
軍 有囚法不當死類聚云周敦頤調之爭愈力常平使
衆 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
曰 如此尚可任乎殺人媿 徐謁道周 倂受庭叅 宋
人 吾不為也遠悟囚得免 徐謁道周 倂受庭叅 宋

云裴莊字端已歷官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轉運使
雷 德 驤 以 威 望 自 任 嘗 巡 按 至 境 官 屬 皆 出 迎 候 莊 獨
視 事 本 局 徐 謁 道 周 德 驤 稱 其 有 守 徒 權 忻 州 錄 事 參
軍 德 驤 舊 為 省 郎 以 容 禮 禮 之 及 奚 嶼 知 戶 參 軍 刺 史
州 希 宰 相 旨 至 則 倂 受 庭 參 德 驤 不 能 堪 知 戶 參 軍 刺 史
唱 吟 自 如 單 車 赴 官 公 退 讀 易 弟 也 為 連 州 參 軍 刺 史
史 間 其 善 歌 使 教 婢 日 執 笏 立 簾 外 唱 吟 自 如 參 軍 刺 史
云 李 孟 博 守 文 授 改 楚 州 司 戶 參 軍 單 車 赴 官 公 退 宋 史
戶 讀 易 郡 守 禮 待 之 者 論 事 切 直 外 補 唐 書 云 許 景 先
不 敢 以 屬 吏 禮 待 之 者 論 事 切 直 外 補 唐 書 云 許 景 先
遺 以 論 事 切 直 外 補 唐 書 云 許 景 先 不 見
初 為 監 察 御 史 論 權 變 鯁 切 出 為 河 南 參 軍 度 不 見
卿 久 唐 書 云 韓 思 彥 為 李 義 府 所 譖 出 為 山 陽 丞 至 官
高 宗 召 問 不 見 卿 久 今 何 官 邪 思 彥 泣 陳 恨 知 之 晚
所 以 帝 謂 宰 相 此 亦 大 屈 復 召 為 御 史 陳 恨 知 之 晚
宋 史 云 李 才 調 孟 州 司 法 參 軍 時 范 雍 守 孟 亦 莫 別
知 也 雍 初 自 洛 建 節 守 延 安 送 者 皆 出 境 外 之 孟 亦 莫 別
設 官 部 尚 書 參 軍 諸 曹 參 軍

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徽見

之各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才沿徽見

斷獄平唐書云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

政異等又云關播出為河南兵曹不欺所學宋史

宰調真州司法參軍詔任者禁偽學不讀周敦頤

不可得辨處疑獄唐書云杜佑以廕補濟南參軍嘗

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司法訊佑

徐為里胥殺婦史云姚仲孫指里胥有求而其夫不應以

果得殺下吏不敢陷上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

為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

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常人且不食吾餘

矣死不敢奉教議獄求合人情又賈易中進士甲科

似賢而薦之議獄求合人情又賈易中進士甲科

情曰人法亦在焉說去郡稱平鬻薪自給

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

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

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受紙百番暹擢明經

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子才無

為受百番吏歎曰昔清吏受一錢此何異哉

施不可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勸贈二人以佩刀

玉帶而不及文瓘以疑請勸曰子無為嫌若某贈以

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也某放誕少檢故贈以

才無施不可焉用贈若子參軍詎可數出字彥能第進

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

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

守教以誠又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

設官部

刑益頁函卷一百一十五

諸曹參軍

六

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然為時革弊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

多私其親願為時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革弊與沈長卿等疏其姦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言論獨不詭隨又云汪綱以祖任入官調鎮江府司不詭隨 稚圭今之管蕭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

蕭管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辭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錄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而 崖州識 唐書云章

未冠有名調補號州參軍勃自負 跌蕩自放 宋史云

大才恥居小官遂拂衣而遊天下 崖州識 唐書云章

元規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 崖州識 唐書云章

不喜人言嶺南事為郎目不欲觀嶺南 崖州識 唐書云章

圖後為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 崖州識 唐書云章

州司戶道出雷州參軍未幾丁謂亦貶崖 崖州識 唐書云章

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

僚 職參軍事 增 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理參軍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 不勝任者易官

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為郡股肱 搜神

設官部 尚盈類函卷一百十五 五官掾 七

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郡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當自焚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至日中抱書投火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威兩大作抱書投火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威死太守得解其罪以金悉還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關敞還錢南先賢傳平與關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十萬寄掾常後卒其孫長敞還之詳錢王申買金密寄中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列於先賢畫像抱陳公思歸罪司敗為風俗通陳公思王昭為其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為斌報陳子游斷讐太守胡伯始謂公思非罪人也乃原之黃香斷舌無辭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黃香被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

貧無奴僕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博學經術張輔心懷虎狼漢書張輔為安定太守典究精道術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為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關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文獻通考曰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

設官部 尚書類稿卷一百十五 經學博士

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

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願授教授者聽中丞用宗憲言學者初登科遂願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又有薦舉學官法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與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

經學博士二

設官部

尚監領函卷一百十五

經學博士

三

增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錄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 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 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 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 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錄曰胡文 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 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爲龜山楊公時具朝饌留公鮭菜 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 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 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

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
柢遠近翕然尊為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
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
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
山長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眾嘗夢夫
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
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
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

士俗為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為桂林府
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
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
為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
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
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為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
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
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
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鼎寧晉人練達國契才量出

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為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叩鐘

振鐸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集鱣

繫馬

後漢書云楊震有冠雀銜

事振金鐸以振文事振木鐸也此 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二十年坐客寒無羶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

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頌行為時矩範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由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

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 又紹興二十六年

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徐先生積為

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巷鄉老皆使與飲 山堂肆考云宋林勳為廣州教授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

宋史云

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 楊時撰曾肇

先棟梁

後

無虛席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 先棟梁後 辭藝 王安石送胡瑗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

冀聖鑒風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高孔父勵操文士

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操年二十七郡將威輝君而仕太

高岱字不孔父少卿懷書千卷隱光藏輝君而仕太

守必今日屈行誠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皇甫嵩

直諒晉書云皇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

乃乘車入蜀子出為哀帝傳吏論衡之高知已直諒不能隨時

徵在蘭臺也元道對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

年為郡計吏至都督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

方畧元道對曰板楯木忠勇立功先漢之義民也由不

蒙撫恤以致反亂重兵臨之無不乎然鄭元為掾彭

不為吏耶原能太守服以威德彼自定矣曹主簿時魯國

為計掾彭彭為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即魏志云劉

劉劭對日蝕荀彧善其言劭建安中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孝廉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歲貢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為計吏原為計佐

張詹七世

胡廣第一

記盛弘之荆州

嚴羽齋函

黃穆投板

傳益部者舊

世有舉人張詹七世嚴羽齋函黃穆投板

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

無錫長士貢身齋玉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

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

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

遂從之丁鄆高節正直張馮言約旨遠東觀漢記

節正者咸嘔之舉為孝廉鄭才云張馮舉孝廉諸

孝廉紹聖緒執事與孝廉注云元朔元年詔曰

廉化風俗又舉孝廉以化風俗合素帛郡國舉孝廉

登之歲記於素帛垂而後取此義者儒甲科漢末

儀士者儒甲科先試牋奏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各

詣御史國舉孝廉各一人詔御史袁安為賢錄異傳

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以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行路

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所居不過孝廉姜詩大孝華陽國志云

樂道所居三年察孝廉除江陽鍾離意為天下第一

符長所居三年察孝廉除江陽鍾離意為天下第一

意別傳云意舉孝廉有孝廉限年恐失賢才傳崔氏家

上疏曰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口五十萬舉二人

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也絕榮乃舉孝廉李邵別傳云邵南

帝詔曰大郡五十絕榮乃舉孝廉李邵別傳云邵南

吏通厚實憲邵苦諫之及實氏敗時盡收周磐養母

設官者豐於奇能絕榮乃舉孝廉

孝廉

不充解帶就舉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

帶之舉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顯和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

贊云董昆觀乃就錄上郡人也董昆為天下之最

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為

德行稱第一也何假大志

孝廉為第一也李固不就

守遺和帝善之董政還板

舉孝廉不成就古之貢士

山造家屬請府上舉板也黃憲為高

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人廉無就意國之俊選

句月之問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帝之有原對曰仲

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

若之是則舉之非也若無裴帛

以事王朗論考以事非試之以誦也

孝廉經能博學經能博學

不犯德道謂孝廉考德拜受

於王再拜受之士經通應舉

為將欲要其仕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書令遷僕射堪應此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淑年未及舉臺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曰昔顏回間一知十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戶十萬舉一人魏志云黃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

曄若春花并發馥若秋蘭俱茂孝廉

設官部孝廉

孝廉

孝廉

孝廉

孝廉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州又云孝廉皆是九州百郡士風異俗殊所向不

秀才一

原進賢舉秀善也天子聘取者求賢之義也晉品

今云舉秀才明四科五策中興漢官儀云漢世祖

經傳者入學宮四科五策中興漢官儀云漢世祖

選舉賢能朱紫借通丞相故事碎士四科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

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則不得選

試之射宮會樂賢堂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

和六年會秀雷義讓陳重嚴象舉孫權謝承後漢

才於樂賢堂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秀才案權年十五

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陸機策紀瞻王濟嘲華譚

晉書云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又華譚

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素為東土所推博

而王應斯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

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是

之以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上

貢名詔曰漢官儀云孝武元封四年庸才貢身通云

庸才貢其身上士貢名茂才元封四年庸才貢身通云

年不遷黃泰交州記云吳列舉茂才七年有成也

才何以爲潛夫論云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汝

而何以爲也秀才不知書故朴子曰桓靈時輕貢舉

察孝廉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吳志云劉繇

設官部

父別居

月五日

秀才

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云前年擢正禮於奈復
 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一州之俊晉品令
 不亦行義典海內注目舉秀中興書顯當時海內注日
 為一州之俊海內注目舉秀中興書顯當時海內注日
 州以銜曜取邊特又中興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以銜曜取邊特又中興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世以銜曜取邊特又中興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
 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畧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外二曹郎中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
 師約崔鑣李若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
 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門第為郎歷殿中膳部員
 妻聘禮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門第為郎歷殿中膳部員
 其衣冠驕驢而素推令上座鑣有輕素之鑣方來謝
 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鑣方來謝

素侍之如初之
 道冠鷹揚聲高鳳舉
 史百家無不畢覽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
 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
 都聞其名禮待之書召之有問安否又索文集貞啟進所著
 王以賓禮待之朝夕遣問安否又索文集貞啟進所著
 三十三卷賜良馬八匹後上江都賦又應對如響下
 賜錢十萬買馬二匹後上江都賦又應對如響下
 筆成章又云杜正元字慎徽以疾辭歸又應對如響下
 元尤聰敏博涉多通事兄弟數人俱尚書試元抗辭元
 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元
 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
 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
 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諸雜文無不立就而詞理華瞻
 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明初嘗舉秀才洪武
 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童權為揚州知府俱賜
 年徵至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太守童權為揚州知府俱賜
 官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太守童權為揚州知府俱賜

秀才

冠帶 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
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秀才二

僧詩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
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
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
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萬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
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
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
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籠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
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嶇曷不暫栖息蓬

藿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既前臨脆管促飛觴鷓絃
奮逸音仗劍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
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
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
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
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棲衰葦寒月斂疎蘿
暝羈懷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葉聲翻更深人語定
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
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惟汝
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碧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

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酌清尊 寄王履約秀
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
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
白蘋洲相思靜倚青氈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
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
夜開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柟送崔秀才南
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驂駟銜轡
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
紅顏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駟凌天河

知州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
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
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為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為中州
不及三萬戶者為下州於是升縣為州者四十有四縣
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達
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叅佐官上州
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
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
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
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知州

三

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
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
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
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知州二

增拒私役 絕追呼 勢家徵錄曰明朱光霽知綿州州多
私田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裁田者霽曰公田乎
悟而索愈急霽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我
田用矣其人曰恐不齊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與然
其毒汝績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督以豪滑吏卒民茹
民為期約民歡趨其期無敢 讞淹繫 除奸豪 云金史
緩者里開晏然無追呼之擾

黃久約擢進士第遷磁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而歎
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斃或死獄中久約
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獄之而後
行 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遣惡少四五人為之魁友文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之前後殺者十餘年與妻女十一人欲告之者輒先事戕
寬不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以
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賊者乃鞫之歎成友
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與祖命并執之須臾捕其黨二百
百餘人悉置之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
害既去政聲赫然 疏減宮女 息訟譙門 成化間李
愚知晉州值歲凶愚賑卹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
以為大水陰盛也於是上疏請察宮女量為節減則
天變可回水旱自弭帝震怒被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
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又云泰和始為州明太祖
平江西以顧光遠知泰和州前州守以民好訟告之
遠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

集乃自書勝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
不訟者十二日去不
訟者過半矣
深州軍州事州管五縣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
人歲取民錢為僱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
至擾民厲請知其弊悉罷去繼而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
殺通守或請為備關竟亦無事判官有巫至其州樂集弟
為延夕令公署撤關亦無事判官有巫至其州樂集弟
也告其入曰某方火即相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樂集弟
神告其入曰某方火即相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樂集弟
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一將有食盡廢縣長吏以
皆盡室逃擊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大亂安
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者羅曰此將為大亂安
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曰此將為大亂安
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繫乃斷此
并其黨如法一吏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知靖難吏目
奸擊強人不敢以少年易之至元五年

把縣人范孟謀不執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左
丞劫廉訪使署用官屬使賜由是知名獻徵錄云鄭華
賊怒繫於獄已而賊敗賜由是知名獻徵錄云鄭華
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時誤謫東平州吏日
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
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攜其家託其友馳
還州時守長疾盡棄城走華獨之廉能稱最初臧夢元
授海寧州守長疾盡棄城走華獨之廉能稱最初臧夢元
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
役皆當其貧富而計者無所預於是有奇桑拓榆柳交
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廉最乃舉夢解才
德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
錄曰施雨瀨州同州事悉歸長吏日進校士譚經
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丁酉山東當試士巡撫檄與
盡事所甄拔理供饋又云世宗幸承天道東昌濮州
料理悉當閣校需索堅拒不為動留兩視事供饋旁午
語曰施濮州巡若書生今遇事強幹乃爾耶
設官部
附錄頁名卷一百十五
知州

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

碩

常聞斯言庶乎寡

得於省曉間

又云金天會間趙

過

士論以此嘉之

元

同知薊州事有

賊

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為

路

人耕夫聚觀甚衆

元

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

叱

左右縛之遂伏僚

吏

問其故元曰偶

請

以身充役

得

於省曉間耳

獻

微錄云洪武初盧

適

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

睢

近千人檄熙州同知

送

熙召民自實得常隸尺籍者數人

界

之御史怒械繫

曹

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

議

發民應之熙曰

吾

守民吏也民散走獨有同知在耳

請

以充役

軍

令民且散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役

曰州已無籍

御史

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罷

曰州已無籍

知州三

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

詩

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

遠

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

詩

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

勝

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

相

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高良新知歸州詩曰

江

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駢夢中馬耳先曾到

行

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

使

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為唐伯讓

知

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覆兮歸汝

有

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

聞

兮孰為我音

淵

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

官部

淵

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知

州

淵

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知

州

淵

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知

州

此處為書寫區，目前內容模糊，似有淡墨或水痕。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設官部五十六 縣令

縣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四百里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官作維篇曰

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謂之宰楚謂之令

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

宰為司空又齊歲王即位召即墨大夫

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

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曰聞然吾使

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縣令

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至

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

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

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縣大率方百里民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

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戶口舉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

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

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

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欺光武初即位

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襄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

大中大大夫次子為郎中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暴

榮嘗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鄧令擢為尚書令

特詔密縣留卓茂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

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

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

為故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

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

主鹽稅出錢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

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

署吏均差吏更給之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郡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

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末以後令長

設官部

尉監領函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國相皆如漢制齊傳咸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傅祐亦為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

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正身

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正身

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

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蕭景字子昭為永寧

令永嘉太守務郡門曰諸縣後魏縣置三令長說在

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

帶野王令聿帶温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

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

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

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

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

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

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

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

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穎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

號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唐縣有赤三府共畿十

二望七十緊十一上十四百四中十二百九下十五百五七等

設官部縣令

尚監領卷一百十六

之差

通典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

增文獻

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

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與監察御史王祐等始

天聖間天下多

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菴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

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

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

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

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

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

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

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

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僚言建

差武臣為害甚眾至是始傳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

以二年為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非兩任縣令不

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

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

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自後雖宰相

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金史遼五京諸州屬

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謂大典宛平縣令一員從六

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

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

二萬五千戶以上為次赤為劇二萬戶以上為次劇在

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為上縣三

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下縣續文獻通考

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

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

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參用二十年更定

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

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
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
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為
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
萬戶之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之
下者為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
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
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
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縣正七品
三萬石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

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
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關壩批驗
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
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
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
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
請陳於上為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
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
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
亦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者勞任人者佚又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設官部

開盤頁內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滎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

設官部

開鑿類卷一百十六

縣令

洪鏡縣志卷一百一十六
八
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豈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屬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

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詳公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

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

時盜賊抄掠彫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
 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
 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
 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為涇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
 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
 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金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詳火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
 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

設官部

崇監頌函卷一百十六

縣令

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烏使尚方識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詳益部耆舊傳曰閻
憲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
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魯國
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曹攄別傳曰攄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
如期並至增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暮年
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

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塔開寂自宋為山陰者莫
能尚也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為和寧令政以
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
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又曰後趙申錄為廣
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又曰
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
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
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
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
患哉暉無以應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

縣令

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
頰薦之以為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
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
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
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
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
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
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為碭山令政寬
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
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
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
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
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
甫百鎰 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
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
以治最顯 山考肆考曰蔣沆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
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

勅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又曰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唐書曰李勉為梁州刺史假王暉南鄭令暉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暉為請得免暉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

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為第一改長安令 又曰韓愈為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搆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 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

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名石更其姓曰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

爲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 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在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 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

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吏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

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 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爲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 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敦頤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富家大姓黠

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 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志造

潛籍類卷一百一十六
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鞫喬年仇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
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挾帑庾出
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
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
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
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
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
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
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

定爲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
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
秦檜出爲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 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
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
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吏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

洪鑑卷一百一十六
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
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
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
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沙
全從丞相阿朮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
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
徒聚眾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
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忽等體察欲
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眾以死
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泰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蓆縣

尹差民戶為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
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
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輪作胥吏至社者何人
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為平
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政武岡縣尹縣
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
赤水太清兩洞聚眾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
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
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

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徒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

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逮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漚自毀去 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

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
命銘誥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
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咎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
賢其敢他有詈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
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
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
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
爲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
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
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爲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

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
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
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
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
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
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
無能追及及月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
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命領其子所
遺金去其父赧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
顯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

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而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顯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昂字仲明鄞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昂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鱸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鱸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昂異之詰旦命闔境漁者捕鱸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為河陰令適歲大侵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

法鑑卷一百一十六
三
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壁兩兩立左右結
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
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
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
檄有節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
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
令爲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
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
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
稱快 徐九思爲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
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闊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
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
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
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
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
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
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怫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
人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
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原施其善政

為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

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為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政教大行

云賀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

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

量遠茂才鑒清遠汝南先道不拾遺

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云云獄無繫囚

拾遺華嶠後漢書云劉平為全椒長云云

民皆大

悅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

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周紆字文

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拜掾惇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問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

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

載藁入城門者對曰惟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

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相地起

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田穿渠入河

益部舊傳贊云徐幸除都梁長至縣

云哀為滎陽令先時霖雨百姓饑饉哀乃穿渠入

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渠而頌之養

子曰賈所生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

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

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未定民皆謂輕不念產殖生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軍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私粟為飯

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設官部

嘉禾生庭

縣令

三

為養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天子奚為乃餐之侯路弗然怒攘臂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君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禮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使弟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之民耶使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政有三異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即奏上郡以勸勞曰君以明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鷹化為鳩 蝗不入境 鍾離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 鷹化為鳩 蝗不入境 鍾離傳云意遷東平暇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恃奸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謂之云昔嘗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爾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激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意勅曰前告汝曹縛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曰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爾掾之氣勢安若宜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如虎自縛意曰前告汝曹縛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續漢書云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 騶獨

致雨 縣獨不雹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魯國當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駒界不集郡因以狀

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視事未替吏民愛慕請雨自責 爭水割

指益部者舊傳云趙瑤為涪令齋戒請雨於虛皇乃規為安陽令與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海內先賢傳

弘農令界有蝗食禾穰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蝗頓消人以為神明之宰 後漢書云戴封為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 隨車號泣 望

其年大旱封薪有蝗獨不入西華境 隨車號泣 望

樞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

及卒百妙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 圖畫形像

謂之神明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

設官部 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去官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續漢書云度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放

牛於野繫馬道傍續漢書云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

遺財不閉戶皆放牛於野益部者舊傳云羅衡為萬

年令誅鋤惡黨縣界肅然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馬

皆繫於道傍王渙履正楊沛嚴能為洛陽令治民

曰以屬羅公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潛為彭澤

為縣令當官嚴能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潛為彭澤

書泰山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能名汲黯病歸田里貢禹免冠遂去榮陽令黯為

為令稱疾歸田里又曰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少失為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也遂解劍帶之掛冠而去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

長亭長謹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於是解

劍掛壁曰詳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

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

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也

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板

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

是遂掛不治官職多脩家具吳越春秋云文種荆

冠而去不治官職多脩家具吳越春秋云文種荆

官職有若狂也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

時多脩家具其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

縣其不也瑤知洛陽縣其兄牙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

宜爾也瑤知洛陽縣其兄牙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

瑤知洛陽縣其兄牙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

如青天白日器宇荆玉南金山堂肆

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削木為犢片紙榜門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犢民

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彙苑詳注

云宋神宗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

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

某日請縣皆使知養老事上化為孝子悌弟事合璧

張橫渠為嚴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於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
 苦思誠叱之云呂思誠為菑縣尹劉智社民李愬其弟盜
 羊勤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願見尹
 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
 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罄巧食以
 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
 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
 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娶
 聞之亦無二志又吳源深宰弋陽六年嘗從其僕問
 我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誚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
 有為民父母者不覺耳安
 獻徵錄成化間陳鋼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小兒黏雀為嬉問陳鋼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去引舟昇輿四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身引舟朴驚問狀易曰
 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

趨去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
 民病之周德誠為令謂縣僚置一輜在廳彼不應索而
 來索者吾屬當自昇之
 聞者為之不敢啟齒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孚聞
 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假衣冠其賤令長短乎
 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挾令長短乎
 察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
 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乎
 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被汰而復入令庭者必成其
 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成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
 奉三尺令庭 日食一升 不取一文 齊劉元明為山
 鳥雀下矣 下第一傳劇為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
 酒此第一策宋沈希顏知雲都公宇後妖禽一錢生平
 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
 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
 廢具舉 卧紙帳 挈酒瓢 宰蜀新繁麗衣糲食如
 設官部 附置約卷二十一

韋布士嘗卧一紙帳題其上曰紫絲步帳簇春華卧雪
 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
 之情繫可想見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
 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
 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
 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
 泉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慈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
 於甘棠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
 不踰月濼從五里時人咸異之
 毀叢祠
 殺靈蛇
 劉宰為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刃
 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
 首以殉又云呂思誠令滎縣時天旱請於州毀其廟斬
 盧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還
 道士雨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欣知遂昌縣
 亦隨至
 山堂肆考吳在木成平中知
 餘千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頰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
 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

公三字訓

峻華亭葉宗行為錢塘令按察使周新風采嚴
 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句容生乎不嗜肉惟噉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
 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
 事瀨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
 如奉公九思亦揮淚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
 於忍於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
 象之分土百里漢書云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生魚
 展驥
 范丹為萊蕪
 日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龐統字士元
 劉備以為襄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
 百里不足遂拜為治中
 烹鮮
 驅雞
 善理人如

王允觀

知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錢塘一葉清
 徐

設官部
 州縣類考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驅 蘭絲 布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

哉 子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保障也

謂 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也 蘭絲

無 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視家 泣

罪 容姦 夏方為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撫拷者方向

管 城長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非 投

者 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非 投

巫 掩盜 西門豹為鄴令嘗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至

賊 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父

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安令 陶潛為 河陽花 彭澤

彭 澤令詠歸去來遂納印去官而歸 河陽花 彭澤

柳 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五柳 不刈麥

益 畜樵 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必子不許季孫聞而讓

樂 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

沛 課民益畜乾樵收登豆闕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

得 千餘斛藏在倉內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

立 學校 子路治蒲田疇開闢 晉范甯字 人不欺

商 露宿 宓子賤為政人不敢欺 鄭子產為政人不忍欺

令 大小震懼外戶不閉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孔奕

椒 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奕卒市皆哭 王渙

為 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

抄 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 武城絃歌 安邑口腹 子

武 城絃歌 安邑口腹 子

進 豬肝歎曰閔仲叔豈閔仲叔居安邑買豬肝食令乃

鍾 離義刑 卓茂禮教 鍾離意字子阿拜瑗丘令有吏

設 官部 附錄 鍾離意字子阿拜瑗丘令有吏

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後漢
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饋遺况吏乎吏不當承威
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饋遺况吏乎吏不當承威
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所惜哉大者可論小
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惜哉大者可論小
者可殺姑歸念之治密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督郵 稻生斥鹵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
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魏史起為鄴令以西督郵去
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終古斥鹵皆生稻梁暴
身祈雨 叩頭反風 天子雩祈不感長乃暴身塔前引
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
詠之反風劉琨事 晉書夏侯湛為野
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晉書夏侯湛為野
野嘆其屈除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荀勗字公曾
中書侍郎 白帖宋登為汝陰 增 留養 却薦
在人生為立祠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增 留養 却薦
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社祀之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
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為嫌今近矣復何辭純
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
養焉 正德時壺關知縣吳傑清苦儷衣粗布之衣
食脫粟之飯故人有欲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 清長
使我果賢也薦不必有欲使私薦之傑力却之曰 清長
官 菜知縣 宋史吳獵徙林慮令縣依山民以蒐田為
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
信共目為清長官 獻徵錄胡壽安寧新繁後圃種蘆
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 浚儀辱客 洛陽
釘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 浚儀辱客 洛陽
禁僧 西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
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
不得出島為書自傷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 無能事之
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告其守史彌遠云 無能事之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 性
設官部 州縣百卷一百六 縣令

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操

縣令四

原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

漢萬戶以上為令 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 皆為令不滿此為長

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

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

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 長吏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

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煩劇所鍾 抱朴

官益大其事愈擾煩劇所鍾 抱朴

李康家誠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 稱其

為長史當清慎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稱其

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田疇盡易

其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

草萊甚得聞乎 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

至其庭甚清問諸下 用命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久無苟且

為鏡而無苟且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

暮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

設官部 州監領函卷一百十六

縣令 法令為師

宣傳云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
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事惠自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官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
不教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自有資材 仁義為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 不言
何可學也 而治 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 以德化俗 續漢
哀字叔通遷圍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 政化大行 觀
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苗為 不任刑
漢記云賀元遷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為 不任刑
鄴令政化大行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
罰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
政務寬惠不行鞭 三輔第一 世語張免除新豐 一
杖而民不敢犯禁 州之首 隱蜀志云呂又遷新都綿竹令乃心 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為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沐並清名
在位有清名為眾所許 何隨清廉 華陽國志云何隨

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氏芋隨
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為之償 陳球清
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陳球清
高 續漢書陳球遷繁 孔奮清潔 後漢書云孔奮守姑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
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 晉書曰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無車馬單 去留其犢 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
步之官 留犢與主簿曰 無書京師 傅子云劉鈞為潁陰相不
是淮土所生也 無書京師 傅子云劉鈞為潁陰相不
京 惟有笠織 傷吳書諸珍字孔理罷烏 不敢欺 續漢
恭為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
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
長慙還牛 不忍欺 魏畧云涼茂除臨汾令居 殷哀
不敢欺也 不忍欺 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殷哀
設官部 縣令

有異政

殷氏家傳曰哀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

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

絕請謁於州郡

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

俸無聞於州郡

受清廉訓於百里龍遷魯令明斷朗然

清無聞於州郡

仁惠洽於所莅黎元飲其德澤遐邇稱

淨百姓以治

謝承後漢書陳寔遷書佐無事令讀孝

吏好遊戲下車公謁

洛陽令云云為吏好遊戲下車公謁後漢書曰種拂

謁以愧其心

自是莫敢出者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

郵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必子賤曰子治單父衆

父卹其子

卹諸孤哀喪紀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

東觀漢記曰

鍾離意遷堂邑令鳳凰集境荀氏家傳

慎刑輕罰

撫循百姓如視赤子鳳凰集境荀氏家傳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鳳凰集境荀氏家傳

王阜補重泉令

武帝下詔褒美之鸞鳥集學宮阜使官掾長

沙壘為張雅樂鳥舉

足垂翼應聲而舞翔復上縣庭

屋十餘

虎即出界益部者舊傳云趙瑤為緱

日乃去

虎即出界益部者舊傳云趙瑤為緱

渡江

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

續漢書云

曹褒遷陳留圍令愛民救

死為太守

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字子玉

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吏民男

女號泣

遂累石作壇春秋祀之立碑頌德也

劇舉能治

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樂恢剛直

守陽令在

朝歌稱神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職剛直

設官部

設官部

縣令

設官部

縣令

設官部

縣令

設官部

縣令

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
 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謝為饗會悉貫其罪
 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
 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為識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由
 舉縣畏憚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
 是駭或咸稱神明
 京師肅清峻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
 盜賊省減續
 書鮑昱為此陽梁車以不慈免其姊往看暮而踰郭
 令盜賊省減趙成侯以尹敏以倉漏免為長陵令以
 入車則其足詳姊妹疾流聞州郡北堂書鈔魏畧云劉
 為不慈免之詳姊妹疾流聞州郡北堂書鈔魏畧云劉
 縣倉漏三劉類託疾流聞州郡北堂書鈔魏畧云劉
 所自免
 二人皆有陰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佯
 病引內官屬陰同知之莫不吐舌流聞州郡
 懸鏡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
 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以指畫
 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心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為武平程鄉二邑令嘗
 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
 調停嘗親親親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調停其
 問者在吾有司耳若無所措手足矣
 惟知自檢又弘
 潘鏗授蒲城令愷悌民無所措手足矣
 敗官政或諷鏗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己
 矜血孤羸公克已矜卹孤羸
 代輸下戶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
 懷附流巨力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
 以俸自輸租
 均役他邑遼史云馬人望成雍中第進士為松
 其能均役他邑遼史云馬人望成雍中第進士為松
 望請於中京留守蕭肅均役他邑
 百口復引詰之入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
 用悉從事聞於請紓稅限宋史葉顥知上虞縣凡徭役
 朝吏民所請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
 付租至庭親視其人咸便之帥漕令今歲夏租先期送
 設官部
 崇寧貢納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什之八顯請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
 民初和反為諸邑最帥大喜許薦於朝
 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眾以為不可董文炳為藁城令使
 吾所甘心由是賦諭遣就學宋史云宋陳襄字述古
 歎大減民皆富完
 就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
 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來
 思三日又李燾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任族張氏
 悔艾無訟人以為恥又楊簡知東平縣與學簡
 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少年為取夜
 縣民隨出境盜者還遺弘治間周盛為沐陽令其治
 外呼曰楊父盜者還遺弘治間周盛為沐陽令其治
 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
 為羞鄰里如是貽米盜也一縣
 者詰之乃向賂米盜也一縣
 間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清水明鏡朱晦庵撰陳

良翰行狀公知温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
 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如衡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邑
 庭如水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水
 凡仕都下者各為其縣擇令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
 官顯者十餘人為其縣得鄭海亭溥為令語民以奢敗
 儉有一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縣堂從容不苛
 庭中常空怪之問何能然溥曰惟不擾人自累耳
 鬼神破膽彙苑詳註孔帖云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
 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過其境夜聞戶外
 我輩可以他境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鬼怕進戲錄云正德初王勳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
 鬼忽傳呼王勳來鬼急竄伏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
 為天下是勳廉名徵於內庭特詔旌異日官吏部移文
 設官式所治者三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

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一判不移山堂肆
贖者吾所先也歲中所以治迹聞一判不移山堂肆
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不媚按君錄徵
移故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判不復不媚按君錄徵
起鳳為杞令御史行縣而鳳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
銜之出俸金自膳以風而鳳曰茲瑣事而不可得乃檢
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鳳曰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檢
皆掩口笑御史故刺以疲之最後謂鳳曰知若廉吏奈不
任劇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
行李去耳調何為者能按郡吏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御史竟以不及去之能按郡吏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敢仰視又云董文炳少亦不之憚文炳嚴於聽斷以恩
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之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
視里人亦大化服於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不
為御史撓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項竟薦之曰縣

令能不為御史所撓可被刑耘苗宋史云周堯卿天
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項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絃就
高安寧化提點刑獄楊絃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誠意
詢其故對曰貧以刑故為入直其枉令不我欺而誠意
之我何怨絃移家入縣李衡知深陽縣專以誠意
縣門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
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准填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未嘗
江者多送其孥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李衡知深陽縣專以誠意
起旁邑而漂陽靖晏自如帥汪撤轉運使韓元吉等列
狀上治盜戒不入境畿內多盜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
而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推埋盜不入境諭盜無入境
切誅之毋得貸於羣盜相戒不入境諭盜無入境
元史許義夫為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羣起
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
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惜累
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詞懇切賊遂他往
廉令獄武清縣令姜勇時有巨盜陳著奉命捕獲下邑
設官部崇監頂卷一百十六縣令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
累及廉令百遂策馬去
亮當道捕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聞曰
母累賢父母遂自投聽解出邑境仍入海
丞尉均

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
均取舊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
自奉尤薄
山堂肆考

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
室中蕭然婦子紡
績令徵錄湯陰人王勳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授涑水

競奢媼勳止饋酒醴劉瑾聞之怒欲加顯禍奄人有
於涑者以勳掛壁廉婦子紡績耳瑾始信其廉猶以內
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說言令眾感劉之施也
官

舍蕭然襍被闔門
居縣自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
勝困皆遜官舍蕭然夜自襟被闔門而寢
相君至矣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
江縣其解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京邑同領
唐

令無及者及為御史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
同領赤縣
兩縣恐失
獻徵錄徐甫宰字鏡湖山陰人

人以為榮
兩縣恐失
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

欲往甫宰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拊循其民
歲餘遠近化之即勳澤諸寇亦皆傾心向化又計擒

他盜數澤一空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以計擒
與武平接壤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甫宰督府為請

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
道以迎若恐武平則又奪之去也
萍鄉善政
張希顏景

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

設官部
日監領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京邑同領
唐

令無及者及為御史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
同領赤縣
兩縣恐失
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

人以為榮
兩縣恐失
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

欲往甫宰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拊循其民
歲餘遠近化之即勳澤諸寇亦皆傾心向化又計擒

他盜數澤一空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以計擒
與武平接壤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甫宰督府為請

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
道以迎若恐武平則又奪之去也
萍鄉善政
張希顏景

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

設官部
日監領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京邑同領
唐

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
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備昔田疇皆墾闢至縣則
肆無賭博市肆不喧譁夜宿於邸間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
日同薦射洪第一宋史云張士遜治鄴民遮馬首不得去
於朝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江東三岑唐書云
伯華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
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
河朔三令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
錢廷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
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為
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黃莘魯公浦合璧事類
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萊公柏又寇準
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松關留鄭唐書鄭至道知
比為甘棠謂之萊公柏故事論民篇尚存留嗣恭
化民心悅服後秋滿邑民拳留不忍其行因留
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論民篇尚存留
賜名路嗣恭字懿範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
緋衣銀魚山堂肆考云唐李頌學為武仙令換縣皆
理漢書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穎陽縣大其令薛恭未
恭換縣二人領眾事不治長蜀志蔣琬字公琰除廣都
後兩縣皆曰公琰社稷之器持冰鑑劉璧為元城令
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持冰鑑劉璧為元城令
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器持冰鑑劉璧為元城令
比上考父老持冰鑑如我侯者敢以為贈罷里長山堂
老未見治邑平明益都縣罷里長山堂
宋慶曆時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山堂
租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烏程謠
元史云下文調烏程尹平反尤多異政治行為諸
州縣最備鋪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
設官部

綱鑑類纂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三

廬山高宋史劉渙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
然節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
風亭合璧事類寢準為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拆章應物
其必縣樓鼓山堂考文彥博為榆次令嘗題縣樓
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網被裏放衙
饋士客唐書錢徽中進上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
簿獨徽無有乃一垂白尚為百里
表署掌書記
口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駕驚班
車一獻微錄潘鏞為蒲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
一縣自效唐書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
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
負殿

不得進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
人豈以
德耶擢監察御史
鰥寡盛德遺範
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陟安石子也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水令王勳
庭無煩冤野無凍

餒陳鋼
蝗不入境雨不出疆永樂間王源
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厲昇為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
昔人羣吏奴僕壤民貧以猾號稱難治昇治甚易蓋得
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原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

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

設官部
縣令

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
 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竒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
 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
 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
 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
 後人 **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
 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鳥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船舶通 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 何曾三為縣令 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設官部

洪鑑類編卷一百十六

縣令

三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成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爲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
條盃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醜酒江亭看晚
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水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爲客已自傷心况
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 錙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遠望鳧舄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鳧舄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蟹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爲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顛爲政建
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傅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顛顛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
旣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垆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楊像贊曰君德旣純固基宇高遂荆
玉不及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温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撫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候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旣往受

沙金英正卷一百十六
五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唐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梁啟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綏飛駕且見為榮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坳坳有如此焉公溫恭克脩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

彌閒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
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
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嘯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
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
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
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
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
者也

碑唐楊炯益州温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
冲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爲老

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
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
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
爲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温
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函通秦越之鄉左右挾
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
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
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
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